張文定公紆玉樓集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十

序二十二首

賀棲雲林公六十壽序

林氏浙江茂族也棲雲公尤富學術貫穿經史旁通百氏之言豪宕宏達未嘗踰檢押對賓客飲酒賦詩或至竟日未嘗有倦容議論滾滾每薄聲華尚風節聽之者亹亹忘倦而未見其及世俗態其貌頎而碩望而知其非常人與人交謙而節和而敬人與之交亦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公於家君爲契友又世爲姻婭家君之就養湖湘也實邦奇之强而請焉然在湖湘日夕懷公之風

味時有歸志今年春家君謂邦奇曰孟夏廿有五日樗雲公六旬初度吾當及是期歸爲公壽耳且公雖弗售所學而肥遯于新江之濱出而園田水竹足以供其趣入而圖書觴詠足以陶其情配孺人郭氏偕老于堂而子姓玉立承顏而娛志今乃登耆年而永諸福可謂獲厚眷于天矣疎交遠戚固將登堂侑觴以樂且樂吾顔得無歸乎邦奇對曰嘗聞德福之基也覲福之徵也公德優而覲畀壽其未可量乎由兹耆年而歷耄期登堂侑觴以樂公之樂其爲日也不尚多乎哉請爲文以致意焉而俟于無窮何如家君曰可遂拜手以書

壽陸省菴七十序

正德壬申省菴陸公壽七十三月十有一日其初度辰諸親戚皆言賀予素不能爲祝壽語獨唯公之獲福有足爲勸者乃從諸君登公之堂奉觥而言曰夫諸君而知公之所以壽乎或應聲曰公貌豐而頎安行而山立是唯天之保固乎故享有多福或曰是知其外遺其內公之先大司寇公膺寵遇秉國憲三十年宗姓兄弟擢科取仕紛綸而繼起一時宗族之盛孰加焉而公于其間不尚豪華不事爭辨可不謂善守善養者乎茲乃公之所以壽或曰是知其一遺其二公積而能散散者人

悅之人之所悅非天之所庇乎茲乃公之所以壽子曰是知其末遺其本夫德有本焉孝友之謂也諸君不聞兄弟之易爲瘉乎少長相聚則相狎朝夕相與則相循相狎則敬忌日損相循則猜怨日積以不相敬忌之心而加之以猜怨之積人情之於兄弟其不交相爲瘉者蓋鮮矣公之與其弟憲副君者處也同居食數十年未嘗有間言綜理家務常躬任勞勩憲副君之未仕得以專志於學問其旣仕也而無內顧之憂出入內外動著聲績夫孰不曰省菴公之成之也詩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夫有因心之友者不但篤慶于其身而

又以及其兄弟茲乃公之所以壽耳諸君皆應曰然于是相與持五松圖以獻蓋公昆弟五人故以彰公之篤慶焉

壽西墅梁公七十序

癸酉之歲吾祖母舅西墅梁公壽七十秋七月朔其初度辰前期少參裘先生致書于我家君曰吾少而與吾昆弟及吾子昆弟恒嬉遊于瞿湖之西墅壯而仕于京師出入外內幾三十年而意未嘗不惓惓于茲土也今而歸老于林泉方得以遂其疇昔之懷而吾子亦且膺褒封之典矣所與樂吾舅氏于桑榆之鄉者非吾屬其

誰哉吾毋暨毋姨三人咸且逝諸表昆弟今在者合三姓凡八人其於渭陽之感一也及舅氏之壽且康而樂之其誰得無情哉夫壽福之宗也况七十稀壽乎其事則可樂也孟秋朔吉金飈退暑嘉穀既登勞者以息望歲者以懌其時又可樂矣疎交遠戚尚慕悅公者猶或將至而樂之矧懽愛之私根于其至性者哉家君曰固吾志也既及期則胥會相揖而入立於堂從者奉軸奉尊彝陳殽羞充于庭公衣冠儼雅委蛇而出乃以次前祝曰夔鑠哉我公之壽其未有涯乎吾諸甥而既丈矣願歲壽公弗替繼祝曰公有水可綸有薪有畬有廠軒

極左圖右書子姓森森邈走而怡愉是唯我公之樂且樂是于無虞又祝曰願公其益懋于儀惟兄弟是宜燕宗戚是婉萬壽無期皆三進觴而退公方命酢爵未闌也家君言曰昔公之壽六十也吾季弟以進士家居嘗為文壽公其辭曰願下壽而中壽而上壽公今又十年矣而耳目聰明神爽秀發步履便儇終日坐而不見其僛然也囘視十載之前而不見其少渝也自茲以往歷下壽而中壽而上壽不既有徵乎盍復序之以娛于無窮於是少參先生以命邦奇邦奇曰唯拜而書之

次山圖序

讀公劉之詩而知豳公之厚於民讀七月之詩而知豳民之忠於上也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夫民之於上也見其有祿矣有位矣諸福之物備矣曰上之所尤願而不可得者壽而已也於是乎躋堂稱觥而壽是祝焉忠厚之至也夫若是者非有求於民也察其情同其欲念其依益其輔備其患卹其老救寧其室家而康豫其父子民是以樂於有上也樂於有上則安得不願其壽乎而何求之有且民之願天不得而違也亦稽諸無逸之篇乎商周哲王知小人之依則莫不壽考惟耽樂之從則罔或克壽故曰民之願天不得而違也

次山鄭侯之治嘉興也予既聞其政矣施生來還自比雍寓書於予曰吾侯之治郡亦近耳今年蝗來自淮陽而穀不傷秋水大漲而民不憂合吾郡之民數千百家如家置慈父熙熙焉樂也不知侯何以致此也雖然侯之用心亦勤矣將其地利而作休之戒其不虞而預捍禳之撫而煦之引之掖之梗者斷之汙者滌之縱弗馴者束而厩之寵綏我耄倪而振興我士子侯之恩亦勤矣吾儕滌場之餘得以優游無事為春酒而介眉壽者皆我侯之賜也而庸可忘邪茲將隨我父老及我士友躋堂而效幽人之祝焉來也弗習於詞惟先生其惠嘉

之子素知施生之仁信又侯之政聞於大人咸若生之言也爲之序而俾之嗣豳風焉次山侯別號故因繪之圖以獻蓋所謂如山之壽亦無疆之意耳若乃超張大拜以彰殊績則
明廷方有著令不待祝而至者故所畧也

壽桂莊袁公七十序

郡校士楊君本清輩若干人詣予請曰桂莊袁公今年壽七十季冬廿有六日其生日也吾輩與其子守之兄弟者友也于茲有年矣未知所以壽公惟吾子命之予素不喜爲祝壽語然自請告家居逾二載閭而壽序已

數十作蓋必附經義明天道有補於世教則爲之不然以倖得爲樂不足以逹吾志求雖力弗應也桂莊始由太學丞清江令已而誨其子明經積學登胄監者二名鄉校者一其志豈不欲其寵天人利民物以大已之施乎哉吾知所以壽桂莊矣蓋古者推天人之感通莫詳於箕子九疇之五福好德非其一歟而其衍皇極則又以德爲錫福之基夫天之獨運其柄以司萬民而人君爲之奉若於天下其道誠不出乎此千載而下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或者謂天與人判而不相關惑矣鬱鬱於前而暢於後修於人而應於天吾觀袁氏一宗與桂莊一

身皆足以徵之往歲見袁氏家乘宋元之際屬兵卒至
一時聞風而致命凡十有七人焉何其賢之多也已而
文士輩出而柳庄先生以鑒識人物名天下遭遇
太宗實翊大運其子尚寶公繼之
寵眷如昔袁氏子姓日蕃以昌至于今不衰茲非鬱於
前而暢於後乎桂莊紹厥遺澤力於官修於家無忝於
前人今者曲溪層嶂日泮渙焉以怡其情無求而不得
箕疇諸福舉集其身茲非修於人而應于天乎夫由一
人一族可以徵天下天之福善寧有古今遠近之殊哉
今天子法天而立道嚮以福而威以極惟先王之法是

崇是式以厚天下好德如桂莊固宜日承敷錫之休而諸子之賢又當素驗天道於宗鄰之間無惑也秉是見也以事吾

君彰善癉惡惟天命之承則於使四方保極也何有夫桂莊所欲孰大於此諸君以朋友之誼最德于今而協恭於他日樂桂莊之心而贊之福亦寧有加於此哉諸君聞之欣然拜曰固足以壽桂莊矣乃書諸軸

西村王逸翁八十壽圖序

凡福與極皆天也而箕子之法人君以之嚮與威焉豈在天之柄人固得以與爲之乎夫君之於民保之則壽

不過取之則當使之以時而弗擾則康寧之以善則好德刑罰不濫兵戎不興則考終命故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固君道亦天命也抑楚有善相人者其術以交不以貌曰見其交孝弟篤謹畏令則知其人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是福之在天錫之者君而致之者我亦箕子之意也然好德矣有致福之資矣而上非建極之君世之休明之治則其情亦有不得遂者故邵子在宋以百年昇平自慶田贅衣至惡之衣以爲猶愈於甲也而傷楚王之好戰信哉民生樂有道之長而不可以恒得也王氏始居汴城追宋靖康間徙于鄞雖詩禮相沿世

不乏人而中間歷世否台已幾變而后卜矣
當正統世道方亨之日迄于今八十年矣天下之治猶
同而翁之精力亦不衰且其敦慎之性倜儻之才買田
築室以詒其子酒籌觴政以治其賓秋稻剔翳藝植花
卉從容其間以樂其平生固其好德所基而
列聖康濟惠鮮之德於是乎昭焉翁非錫
上保極之民乎而壽其可無慶邪迺仲夏癸卯爲翁初
度姻戚楊君志本吳君克敏輩相率繪圖將壽翁謂松
浦王先生者予外舅且翁厚也則請爲徵予文予惟君
子之志固將導其君以福斯人焉方今冦攘茇夷海宇

寧謐民祿固未有終而豐豫之極哲人攸畏不知嗣令而生者尚得優游百年如翁否乎廟堂之懷方戚戚於江湖之遠於翁蓋重有感焉故用是書圖之上方諸君稱觴之始尚爲我祝太平於無窮以益翁遐慶而副列聖敷錫無疆之心乎

封君秦公偕壽序

數之在天下至賾也有人焉獨於其間取精厚而膺筭長難矣合伉儷而偕膺遐筭爲尤難然予觀夫人之生也貧者長齡臨晏景亦惟後人焉是賴後果賢也家政傳

乎內而芳烈揚乎外於是乎優游百順之鄉承迎者環
立而褒錫者洊至欣欣焉志意展而精神暢人之視之
燁然若春華貴敷旬興月新而忘其年之既晏也斯不
亦又難乎哉封監察御史靜齋秦公暨孺人周氏年皆
七十矣而視久如暫㒹峻如夷其壽未可涯也長子鉞
以進士歷官山東憲副聲跡日懋而超次錢績學邑庠
其後嗣之昌熾而恩封拚錸日承錫乎上者又未可涯
也憲副君始以御史按江右還 朝便道省其親會並
稱壽且十月十有六日為公初度而孺人則五月一日
也遲廻不能去者數月欲需期奉觴累上疏請不允而

山東之命且下不得已則前期稱慶以行而鄉之親舊郡伯袁先生暨司理王君董介予姊壻裴君景文以壽序來請予聞靜齋公淵中儼雅惠孚宗鄰之間而遠跡市城不以貴勢渝清素孺人亦勤約自勵以無替中饋則其完膺福壽如今日豈幸也哉而人情之相歆豔而祝願之也亦豈直以親知之私乎東坡有言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豈不以造化之難全得於後或失於身乎而公及孺人獨兼得焉則豈非天下之至難而天其果不可必也哉是固足為世勸予所樂道焉者而泰又慈谿著姓公昆弟子姓予往往

獲交仕途嘗及憲副君偕官湖南知其善政得於家庭之訓居多也然則發潛祝嘏非予其誰况諸子之請云

壽雪峯上人序

縣治左右秀山溪茂竹樹可以怡神寫懷吾鄉紳諸名[illegible]如慈谿故永明禪寺雖居市廛而幽閒清靖與山林[illegible]等靈秀所鍾文人墨客於斯焉萃往來談笑足以資[illegible]聞發情趣非若僻岑寂者比故其寺彬彬多文人雅之[illegible]焉予嘗再至慈溪累宿永明獲與耆僧游而雪峯之名親厚爲最凡慈溪之大夫士咸賢雪峯無間言今年青六十廿有八日乃其初度鄉進士應君叔寶君已庠生裘

君景文輩若干人徵予文爲壽吾聞釋氏家法幻身世斷愛憎四大五蘊同歸空寂存亡修短漠無二致彼豈以壽爲樂哉雖然雪峯出大族顧氏祖若伯父皆以名進士歷官臺省厥考亦著聲庠校雪峯生而秀淑不與群兒類特以幼多疾疢捨身釋氏夫捨之者固蘄以壽之云爾而雪峯果能陶情泉石發之詩翰以與賢人君子徜徉嘯詠遺聲利而全天年其不亦可尚矣哉不然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空華紛而妄想作外膠固而中情搖自敝其精神以戕賊其生者視雪峯何如也且夫公之壽有限而名之壽無窮高閑文暢秖以好文墨遇昌

黎公而名耿金石至于今不磨況若惠遠大顛佛印之徒哉予之言未足爲當世重然清脩樂善附青雲而名後世如惠遠之流在古爲不少也茲於雪峰豈獨長生之祝哉

慶壽圖序

人生六十以壽稱古也其必有慶慶必以初度中世之禮也以圖慶者繪其意而祝之也靈椿白鶴喬松之屬神僊窈冥之事海屋瑶池荒誕不可知之景皆世俗所繪以稱壽焉者也此獨以竹何旌所壽也何旌乎孺人卞氏者迺笄而歸于楊六越歲而失其所天君喪逾月

而子鎬生喃哀茹苦薪饍爨臼織紝之事矻矻晨夕不以爲勞敝衣菲食不厭其惡承老姑撫遺腹未嘗不竭其心聞聖賢書傳之美誨其子懍懍焉惟恐弗率告之以浮屠之家祝禳之說不信貞心勁節不可待而二也求於物肖焉者其惟竹乎虛而有節特而不斷直而不回剛而不撓苞固而不拔冰霜霰雪摧剝群狙殆盡而獨挺挺焉遂其性君子以爲非是莫以旌孺人德也夫氣完而節勁者物莫能凌焉故壽則非是亦美以爲孺人慶也然世所謂慶者謂其厚生焉耳而孺人以苦節老何慶乎夫節立則德完其於世也不爲虛生焉其何

序如之且年屆六旬壽可慶也姑安其孝耄期而不衰子荷其慈卓然以文行立而孺人雅容其間心志不懈而氣體無恙福又可慶也於是乎頌禱而旌揚之足以勵浮靡之俗焉足以慰好德之情焉足以徵天道之不爽而爲坤貞之勸焉若之何弗慶之也孰慶之其宗隣姻戚及交於其子者也序何以予屬謝君國政者聰明而忠信居相隣與其子少相友往歲舉進士京師嘗爲予道其事予是以聞之詳也且予嘗從事史局出而董學政紀德以昭遠彰善以癉惡職也今也職解而心未之有改焉故序是圖者固重謝請亦予心所樂爲也

王太孺人金氏六旬初度序

侍御史王君應鵬以母太孺人金氏壽六十七月八日其始生日也係官弗克言歸乃命工圖萬松爲壽志遠樹也友人邦奇爲之序曰太孺人之教其子非古聖賢之書莫使誦習也侍御君持身守官力志古道將茂厥攸植以壽親於無窮可不謂善受教者乎抑太孺人偕公潘相以老也耳目聰明貌豐而容肅壽蓋尚未可涯是賦於天甚厚身膺祿養無求不足封章寵命昇來而未艾是享於人甚隆若此者宜亦足以充夫人子之願矣而侍御君方若不足焉者吾知其志也蓋君子不以

過於天者爲已力不以得於人者莫爲親榮親之與我以身也不有可以自致者乎哉意而莫之修而顧假於天與人是謂無志無志者遺身遺身者遺其親也愛其親莫如壽之思壽之莫如以身致之故壽親成身之謂也善成身者無毀焉實德之謂也善壽親者無窮焉令名之謂也德不假於外求則守之固名不可以虛作則行之力守之固故成已行之力故及物本盛而末茂培深而達遠是以德被於當時而名垂於後世夫是之謂成身以壽親孟軻古賢人也其言曰孰不爲事事親爲大孰不爲守守身爲大後數千年而人知孟氏之賢由毋

教力也故善壽親者莫如孟氏夫壽莫大於不朽而孝莫大乎成身是故朋友之相成莫大乎以信信也者實也實德不毀故久而無窮

椿萱具慶圖序

天下之君子常少而庸衆人常多君子者必君子而後知之衆人固不識也而君子之心不惟不蘄識於人顧獨致修於人人之所不見其接人也謙遜靜默惟恐其名之勝實也此其中豈可以尋常測哉及其流衍而不可遏輝散而不容掩天下之人亟不敢望而及然後知君子之所期者固遠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天之無

聲臭也而萬有出焉夫君子致晦之地乃其至顯之基乎吾少與今憲副汪君汝成者同舉既復與之同仕汝成之爲人吾知之明察而沉密木訥而剛毅毀譽得喪傲焉不以累於中其持憲於湖湘法有必行志有必遂於嫉婀俛仰之流正色待之而不少假借斷土豪之訟逆權倖抗群言臨不測必致於法而不少避忌及變起江西震驚蘄黃之間同事者稱病屏匿而汝成獨身任之日夜沿流而臨九江集民募兵不崇朝而聲威遂振反側之徒西顧懾息而不敢動至其英偉之志淵懿之識出於恒品何啻什百千萬而人曾未之知也斯可謂

甚暢焉矣厥弟汝美又克師兄之德力勤問學而不倦蓋嘗逈其所自其尊翁介菴公之爲人吾亦知之淳龎而直固朴靜而廉勤彝倫日用篤行不懈富而不侈貴而不亢封秋官郎餘十年足跡不出於山林而名姓不通於諸侯亦可謂甚暢焉矣而其配封安人吳氏又以莊靜勤儉之德相而成之夫公及安人履素積善日厚以崇乃發於汝成昆弟而又克自斂抑如此淳涵蓄遇之時而沛於一決之勢固躍如也汝成提兵有年功烈日懋薦剡方已交騰而汝美亦著聲庠校間與海宇而楨邦家固其能事而公與安人老而益康優游桑榆之

景亦年觀世澤之旁流其食報於天何如也視彼區區營旦夕功利者其大小高下可同日語哉嘉靖改元二月四日維公七旬而度安人則七旬又一年矣汝美執友若干人升堂獻圖以侑壽觴夫知其人之德則知其慶之所由集也而樂之情也況朋友有兄弟之誼哉非有以褒頌而宣揚之其何以暨諸君子之情乎作椿萱具慶圖序

望雲祝壽圖序

望雲者何懷親也人於其所游舊久而不相見則懷情也況子之於親乎懷親則何以望雲因所見而感所懷

也孰懷之侍御江津楊公也公蜀人而仕于浙去庭幃數千里而遠鴒羽之情固有不能已焉者矣昔者狄梁公之成取日之功也君子曰基於望雲侍御公之心亦梁公之心也而功烈純矣然則其祝壽何人子之願其親莫壽若也壽定於天必不以私愛移也而奚以祝爲公之祝異乎人之祝之也奚異乎祝之素也祝之公也其祝之素何公仁信而嚴明利物以爲心而勝殘以爲務攬轡之日搜冥異而察隱尊賢而愛士禁斷而雷霆激恬愉而風日熙慶刑取舍不同而於彤庭訓誨世德者固未始有間也而昭格于上非一日之積矣其祝之公

何令吾浙之民不啻千億感其德而思其所自者亦未始有間也而祝嘏於天非一人之私矣且梁公以望雲之心施諸其國國祚且為之延長況吾親之年乎然則其圖也柰何繪其情若景也繪其情若景者公方膺天子之重寄迎養未得展省未遑也於是乎假是圖焉而寓歸以為娛亦異乎坩鮓之饋矣圖之有序何序圖意也序圖意則曷為于屬于浙人也而仕于蜀嘗由蜀而望浙亦猶公之由浙以望蜀也夫知公之深而善言其情者非予其誰哉且予之仕蜀也實董學政方申孝弟之義於列校間而弗竟以去至于今有遺憾焉而公

乃以孝思之誠振揚于吾土吾土之人則孝矣即吾人感慕之情歡頌之音揚厲孝思以風我蜀士豈惟予所宜爲抑亦所樂爲也

偕壽圖序

壽者何少尹丘君仲良也曷言乎偕孺人包氏者其配也君與孺人今年皆五十駸駸乎進於壽矣圖也者繪而祝之也誰乎祝者其子縞綱締也曷繪乎繪其壽之永也繪其福之備也謂其有以致之也致之云何德也君與孺人偕德是故偕壽且偕福也奚德乎君孝友睦姻稱於鄉廉慎勤能稱於官是故仕於閩閩人賢之仕

於南畿南畿賢之上之人有艱且大焉則叢而委也下之人有宛且抑焉則就而恕也是以上最其考而下誦其仁也而孺人者實克相而成之約以相其廉也靖以相其慎也敬以相其勤也綜理周悉以相其能也婉娩宣慈以相其孝友睦姻也而治官宜家之德備矣德備福亦備也奚福乎見乎圖者是也是故泰樓言乎其偕樂也瑤池言乎其偕康也岡陵言乎其崇而固也泉瀑言乎其至而增也鶴言齡鹿言祿也松栢言茂而承也而生人之福備矣君與孺人年甫五十而二子皆立持觴舞綵鸞鶴輝映於初度之日而厥孫又如蘭斯茁也

斯其所謂茂而承者也且丘與包也皆吾鄞碩宗孺人尊人以進士授監察御史而君之尊人實克宣力尚義以恢拓其先大尹之業蓋並生于富埶之家而雞鳴之風無替焉斯其所以受福之基也序者序所以壽之之意也序曷爲乎于屬綱卒業太學而歸謂于稔知其詳也自君弱冠游太學與于往來京師爲舊友既而于以仲女字君之少子爲厚婣及君丞句容而于官留都句容之政朝出而夕聞也則知君之深且莫于若也然則頌之祝之因諸子之意雖于亦曷能已也

、橋梓榮壽序

橋梓父子也其榮壽何庸靖紀元之歲鄞東潛菴王公
年九十其子封監察御史大卿先生年七十父子皆壽
也潛菴公既聯非仕封君先生嘗官岷藩未獲大顯也
而稱榮何先生嫡子曰應鵬者以進士歷官御史廷臣
僉舉其才
天子使之提學于京畿首宣朝廷之文命次子曰應樹
孫曰伯奏又英毅積學將趾美焉而先生被錫命龐褫
養蒙童鶴髮娛侍庭幃之間視諸班斕之戲情志雖同
而豐約乎也則霄壤之相懸不啻也斯固人情之所為
榮也夫榮不亦有幸而得者乎雖榮猶辱也以公之厚

而直也以先生之敏達而周慎也習而弗施而於子姓乎發之理也人所難得以理得之至榮也榮而壽至福也孰榮而壽之吾鄞大夫士也夫老天子之所養也鄉大夫之所禮而敬也況子石老傳而父躋大耋且鍾氣厚也其曆數殊也蓋天下莫不以為難況同鄉且知厚乎夫世俗為壽必以生日非古也為其宜有感焉而弗忍也是故先儒有言具慶者可若公父子之與壽也夫何感之有而猶弗以生日始者欲以生日壽公公辭故先生亦弗欲以己生日壽也厚之至也序者亦榮之壽之者亦之意也鄞之文獻天下莫加焉凡同鄉而知厚孰

非文士而序必予屬者予辱交提學君最厚知公與先生最詳也雖不文誼不得而辭也

祝壽圖序

嗟百年同期盡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此祝方濤人蔣氏而圖意獨从百齡何爲人固以百爲期而能從至聞有一時年高而德邵彼無所損於當世則人或將厭之而況於祝乎若濤人者心不疚於平生而德有裨於時俗使獲享遐齡滿人生之期豈非人情所共願者哉且易風自火出封爲家人繇曰利女貞又曰正則一家正一家正則百福臻焉故在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柔

順倚中而內職之修而無踰閫之事妻道也在六四曰富家大吉巽處上位能一衆心協衆力以康裕厥家母道也孺人天性貞惠相夫訓子咸盡其道年躋八十童顏稚齒步履輕健其至百齡豈惟人情願之而天固有陰培而默祐者冢宰屠襄惠公於方氏為姻家孺人蓋其於氏子曰銘曰鎧皆膺冠服被任使能以才胥恢拓其門閭以恭親之志而孺人悅歲得以坐視其成所謂福壽兼者非邪詩不云乎妻壽母夫助莫大乎妻之賢而樂莫大乎母之壽若孺人豈非方氏之慶哉且人見其以備德而膺福履之長也凡為人婦為人母者孰不

興則傚之心是故壽不徒享而祝壽者不爲徒祝焉也昔潘安仁之母行年八十而精神不衰板輿之義當時以爲盛事歲時慶賀壺觴滿門或者形之歌詠至于今猶侈言之孺人其亦庶幾矣乎臘月八日嘉平之節適當設帨之辰其姻屬乃稱觴獻圖咸致慶祝之意而請予序之

遙祝椿齡圖序

壽不可以容心得也服餌導引倒鍊吐納爲術百端而莫有延齡者焉天之所定人不得而移也得壽於天矣非有以樂其生雖壽無益也樂莫大乎得賢子孫而賢

子孫又不可以容心得也候官之西旗山之下有隱君子焉曰村菴秦翁其子體觀舉壹榜爲鄞庠教諭今年四月九日爲翁七旬初度教諭君係官弗獲言歸其同仕于鄞庠爲陳君　張君　既暨門下士若干人既慕翁之爲人且知教諭君之情恒若無以自伸焉者爲之繪遥祝椿齡圖先期寓歸爲壽夫鄞之去候官數千里陳君并於翁未始相識也而翁雅尚恬素不希進取盤桓丘園雖其鄉邦城市不屢得其行蹤而況千里之外乎然則諸君之遥祝也翁豈容心焉乎哉且維天無心也故天下之以無心感也而未始不通教諭君既以孝感

而諸君又不為私祝其寧有弗應乎夫所謂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庸詎知翁之非至耶翁坦夷恭遜輕財樂施賞貸人數千緡弗能償竟手之悉焚其劵宜其得壽得賢子孫不出戶庭而名聞外郡無問識不識好慕頌祝不啻自口出然也繪圖既成謂予嘗典文事相率請言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予固非容心於言者抑斯言也豈翁所及思哉

日升滄海圖序

圖以祝蝦象物也日升滄海云者取諸詩也詩曰如日之升又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喻福之晉而盛也然

岡陵松栢凡見於詩孰非祝嘏而獨取是何舉其大也懸象於天莫大乎日成形於地莫大乎海者矣誰祝乎鄞大夫士也誰爲祝乎爲劉侯容甫之毋來太夫人也爲太夫人則曷爲乎以是祝鄞於海內爲最東其地境焉臨乎大洋之上百川所歸日之所升處也而劉侯以進士來尹茲土迎養太夫人于官舍鄞人感其慈孝而爲之期福于無窮斯圖之所以繪也福之隆替天則司之人不得而與也而奚以期爲福者因乎德天者因乎人者也是故據其已然而將然者著矣何據乎據侯德也侯廉公而沉毅勤勵而慈仁錢穀必稽杜其乾沒獄

訟必審讞其服念賦役必均矜其單弱水利必飭時其宣防逆而劃瀹焉順而撫循焉如水之無弗潤也如日之無弗照臨也是惟侯之德我也夫侯之德我也奈何乎大夫人之德也其教豫也曰而家業詩書履清素氈若干世而父之齎志以逝也氈若干年矣吾惟墜而家聲負而父之志也是懼而既舉進士仲若季學業且有望焉及而身之壯也圖之厥其成先志矣乎故其就養於鄰也不必坐閣規游如會郡之為而設施措置動協厥心貞淑之德脩於閫閾之內而需及於湖海之間者其效既如此渥顏暨髮年幾七十而形神未嘗衰其福

之愈進而盛又奚惑乎且夫澤之深者其施溥明之盛者其光燁海內之地雖遠也由鄞而達之吾見其裕如也侯也羽儀

天朝登堂而拜家慶瞻斯圖也庶幾其無忘乎曰吾之舊迹也與太夫人之基祿也在海嵎出日處也

雙壽圖序

寧波衛顧揮使輩以北其僚長陳侯之父　翁年七十毋淑人　氏亦偕老於堂乃繪雙壽圖及翁初度八月十三日稱賀其堂先期徵文於予而陳侯亦自來請曰忠也鮮兄弟復縻於王事日夕侍奉缺焉于懷而親年日

老恆以爲懼誤承僚屬之愛將稱慶焉忠也其何以堪之惟先生幸貢以文庶幾假一日之歡以垂耀於無窮且將奉以周旋圖所以樂吾親者惟先生其垂惠焉予惟人子於父母之年一喜一懼情也今陳侯之言懼而僚屬之賀也以喜亦各有說乎夫人而得壽可喜固莫先焉然非有以副之口體弗充而情志弗適悽愁拂鬱寂寞窘辱於桑榆之景則大耋之嗟吾見其不能堪矣所於喜而足以爲慶乎寧波海壖大郡而陳侯承祖父秩三品又以賢能受知監司委視衛篆祿足以養而勢足以纘其志翁與淑人方優游樂康未見其衰也而侯

猶歉焉曾不自滿不以爲喜而以爲懼則所以順適其心情完厚其氣體以益衍其天年者宜無所不至而賢孝之德且將增大其勳閥而重爲前人光焉然則陳侯自懼之心正惟可喜宜僚屬之以爲賀也繼今以往侯其不當以喜自勝也哉予既雅知陳侯念自束髮筮仕凡三謝官而歸亦惟庭幃是念逮今二十餘年而猶幸在夫喜方勝懼之日覽陳氏家慶之圖又適有動于衷也遂爲之欣然濡翰云

石壇春意圖序

鳳岡居士游於吳淞之上海數月遂盡友其名士時鳳

岡年六十矣閏　月　日屆厥初度其所友士以酒幣飧羣即合爲壽鳳岡曰吾自二親遠養未嘗效世俗爲生日樂也盍卻之夏卿仲昭嘗繪竹石若筍爲圖題曰石壇春意者或持以贈鳳岡覽之欣然受之越三年鳳岡歸以圖示予曰兹所謂善頌善禱者耶曰何居曰夫竹直而節虛而堅圓而特剛而不窒洒然立乎埃壒之表不競物以榮不因時以瘁可以清神可以鎮躁可以醫俗可以廉頑立懦鳳岡之德也如之故曰善頌夫竹生於冬長於春苞固而不拔美好而不腴是故疾風知其勁也嚴霜凍雪而知其貞也雖耇是孫竹之生森

森於石壇之上者其眷意詎有量耶惟鳳岡之壽且有後也如之故曰善禱鳳岡聞之欣然請書之鳳岡鄞舊族居城西之藕橋朱姓翔名允升字鳳岡其別號

望雲遙祝圖序

封順天通判吾鄞正菴張翁以明年壽八十配楊安人亦七十有八矣其子木官京邸弗克躬致壽觴則繪望雲遙祝圖以獻而徵文於予予辱於翁爲姻婭雅知翁父子乃不辭而爲序曰正菴方嚴而易直見人之聰悟穎異者淳厚有文者以高枝受顯錫者以　勤勞致榮名者愛好而談道之不啻若口出于其子之在學也督之

力學期于成任官也訓之力官必于顯故京兆君學克成名仕克成績駸駸乎將進用于時有以也且百司庶職咸稱不易而人尤惟京兆之難者耳目多而難掩也貴勢近而難制也巨細強弱糾錯結盤而難理也而京兆君爲之數年閒言不聞而薦章時見於是乎徵義方焉丙申之歲翁來視其子值

九廟落成覃

恩中外遂得拜封於

朝者鳳章雲錦以歸其鄉鄉人榮之於是乎徵善慶焉昔人謂取日之功生於望雲豈不信哉夫蹄涔之水無

尺寸之鱗蜺阜之山無尋丈之材小也驗遠者察邇徵外者占內篤于親不遺其君厚于家不薄于國立諸此以達諸彼其道可以大君既承翁之德以孝友施于政矣由是進而爲岳爲牧爲卿爲佐雖以上追梁公之勲聲亦曰舉斯心措之云爾正養平生尊賢而尚功乃於其子見之不亦大慰其心乎而
重封累錫翁若安人且當並享於期頤之日以徵義方徵善慶而爲鄉邦勸者又匪直今日焉爾矣君之祝親無亦在於斯乎作望雲遥祝圖序

望雲圖序

謝君國政舉進士與其同年丞徵俞君同試政于禮部同舍于京師出入必偕相與無間志予嘗私于俞君曰君昔者折輩行與僕輩友也于玆十餘年而情益篤今又折輩行與國政者友也則國政之爲人已不待見而可以知其槩矣及予見之凝然質也而寡言笑或時言焉或時笑焉若必當其可吾竊異之果若何君曰篤厚而哲簡而文予曰是其器識固異是必有鍾焉者矣側聞其尊翁文獻公者吾鄉善人也而未之詳聞果若何君曰易而直義而不私他日國政繪白雲圖予見之問曰是何爲者耶俞君曰今年冬十月 聃文獻公五十初

度國政方試政未及言歸故將以是寄其思惟爲乃翁壽耳予尚能言其志也乎予曰嗟乎昔唐之阨也取日之功實狄梁公成之昔人謂是功也生于望雲之心豈不信哉不然天下豈有遺其親而思其君者邪國政尊翁年方及艾母孺人又未之及焉國政雖遠出承懽養志有二仲者在若亦可以無介于中而猶拳拳若此如予鮮兄弟父母壽有加焉顧亦靡靡仕遠遊數千里外欲歸未遂視國政當若爲何情哉又安能爲之言邪雖然重知國政之志者非予其誰也亦悉得而無言乃相與歌曰

瞻彼雲矣以望椿矣望椿與謏秀碩以蕃萬有六千其齡孔延于以忘憂于彼三韓彼雲而浮心與之悠願言優游使我心休

雙壽序

松沺王公暨配孺人汪氏今年偕壽六十七月十有八日五月廿有六日初度邦奇爲子壻忝職湖湘邦及從諸親奉觴情固有不能自抑者況公子父友締姻門下于今三十年公與孺人德相儷也齒相齊也而又同躋指使之年斯不亦人世之稀得者邪於人世所稀得者而獨得之不可以無賀也賀也者將慶忭之情者也慶忭

之情宜莫如其親且久者顧自湖湘至於浙東爲千里者三遡不能相及吾何以自抑其情哉竊惟公直而惠質而有文好經史善吟咏飲至微酡咲談詡詡曾不知榮利之爲榮利孺人端厚而静壹克翊公德以成其家此其德固嫓美而有田有廬有孫有子樂心志而願高年者又不爲無具也夫德修于身則不疚福錫于天則無憂不疚不憂則形不勞而神不敝固將優哉游哉以衍慶于無疆所以伸吾情者當自有日邪故敢將之以文以期諸後而復係之歌以爲壽觴侑云歌曰

崇崇兮南山擁空翠兮來席間引霞杯兮酌美酒照

蒼髯兮輝朱顏孚何爲兮隔江關攬使節兮未擬還
願修齡兮並固引玉桂兮瓊蘭

海山詩卷序

海山憲長王公別號也詩者詠公之志者也公生東魯之墟觀滄溟瞻泰岱歎曰世謂鍾孔子者尼丘夫尼丘惡足以生孔子其諸海岱乎是故孔子之道窮高極深天下莫加焉吾幸生而邇其居長而誦習其言吾舍是何適矣乃自號曰海山志崇廣也仕既顯出歷恒山大河南抵淮至於大江數載忤奸倖擒戍遼東出所謂山海關者遨遊醫巫閭之巔而盥濯乎混同之波曠如

也既而奸倖伏辜則又起副蜀之臬司岷嶓巴峽劍閣峨眉之峻崇灩澦瞿唐之間洄轂而悍激者日交于目既而總憲湖南乃歷潼川浮漢沔登盻衡嶽降覼洞庭極天下山水之崇深然而莫海岱若也而公于其間把而不塞揚而愈崇君子曰德高者容衆見大者周微

賀孫君榮加冠帶序

鄞治西南五十里爲光溪又數里爲懸磁爲孫氏所世居也故其山曰孫嶴山之陽膏壤數千畝歲或旱乾溪河畢涸而對獨涌泉不竭沾漑一方故居其土者多富室焉孫君某與予聯襟予每造訪愛其山高而水清土

沃而民愿無水旱之憂[illegible]塵之擾居之恬然可以忘世而君復端厚而謹廉謙柔而忠信於人無忮求之心辨訟之虞承先人之田廬事簡而性儉家益以裕乃出其餘粟若干石輸于官例得曆冠服正德乙卯予還自湖湘請君加冠帶如例而君退然若弗欲焉曰吾山居而水飲葛巾野服超然爲

聖世之逸民不亦可乎何事縻塵途之纓紼予曰不然夫士自童時受舉子業日記數十百言焚膏繼晷矻矻孜孜數十年至于白首而無成不獲沾一命于

朝廷者天下豈少也冠服之榮蓋不易致如此君以勤

儉裕其資而效義於公家則茲錫也固上之所爲勸也而奚以讓爲且夫衿佩乖違險譎之徒平時見嫉於鄉閭取輕於州郡而一朝襲寵榮以夸耀於時俗則怨訕非笑加焉而榮也實足以爲辱君處善循理誰不好且愛焉於是乎冕新章服優游泮渙于泉石之間豈不休哉又奚纓紼之足羈也可媚親閭族需稱慶于君之庭其月久矣君曰諾序以賀之

送張理問序

藩之地大者環數千里所屬郡若州邑凡百餘統理既廣政務亦繁凡錢穀勾稽之未明人吏相欲擾侵誣都

邑不能平則以訟於方伯方伯尊且重故恒攬其大綱至於牿拲笞棰拘囚辯詰一付之司理使涖其事方伯時聽其成焉合藩方之廣政務之大且繁焉而司理得與之其責不可謂不重已責雖重率承委于上故有胎韋便謾畏譴而要譽者往往趨承風指不顧情實甚則上之人未始有意也而以其私逆之邀就以爲晉鍛鍊以爲能使民情奮懸而上澤不究茲豈承上理下之道哉承上理下之道宜莫如恕蓋方伯以子視一方下民以父母事其上是合一方之人以爲一家一物失所上下之情交恫之推是心也則吾於刑罰之重輕據理覈

情而處之使吾心安焉足矣其奚以逆迎爲哉張君廷韶遊郡庠歷太學[illegible]幾年適今被命授江西司理江西天藩民俗輕健爭而智隱故訟獄恒多責既重而事加劇處之爲難張君之才通而敏宜不憚乎是矧今方伯河間戈公齋東馬公晋以方正聞天下張君之甫尊維深譽尹齋東齋東之人安其政蓋能恕者也君今時之以事其上其有不合者乎然予猶告以是言懼牽於俗也

送吳希用序

弘治辛酉吳君希用以子同舉于鄉越八年爲正德戊

京師得分教於閩之正和豈天固將有意於茲邑故抑
君以畀之歟吾以是賀正和之人士得師也

送宗叔祖掌教星子序

甬水西南行廿里許爲槎湖湖之北涯吾張氏居之張
氏入
國朝宏靜處士被薦不起後未有仕者然其間醞經籍
而專毫翰世有人焉故能以詩書禮樂世其家不衰至
吾曾叔祖趾菴公姑自郡庠貢于
京師歷分教于修武延平其赴延平也外姪提學憲副
楊公質夫實爲文以贈其行蓋方有厚望於公而公竟

弗究厥施以止豈天固將久其積而厚其發也乎吾於楊公之言猶信也今叔祖汝隆先生耻菴公少子也尤聰警不倫下筆爲文詞及古詩歌力不費而才有餘故雅有名稱弘治甲子領鄉薦試於禮部第一榜制當授儒學職先生辭不受越三年爲正德戊辰復試于禮部復如初先生曰命也乃就職得江西星子教諭或謂先生才望素隆不宜就此予以爲不然先生安行徐言貌恭而氣和幼抱美質潛心几席間餘二十年六經子史多所淹貫以是爲人師固宜也且自唐宋以來經學教行莫盛於白鹿洞今其地在星子是宜星子之士明經

積與者紛紛時起如昔時而近或未之多聞焉意其無
後振而入之者而有待於今日也然則非先生又誰宜
哉賴
今天子興政崇重儒學儒學之臣克懋勛力而登進于
諫官臺職者蓋往往是先生行且新白鹿洞之教嘉惠
來學俾皆懋蓄負揚休聲以逸美乎近古之盛
聖天子褒崇旌擇之意宜也已加焉不然則六載會試
取科第發膴仕亦先生分中事也且夫物之發也愈遲
則含蓄愈固觀甬水之派匯而南也其流亦微行廿餘
里至于鄞湖兩會桃源之水乃始泓深而浩瀚山川之

氣于是乎鍾焉是吾宗之所以益也而吾先世以文行忠信傳數十百年莫或甚顯停涵會萃於今日而將一大施焉者固有在哉固有在哉

送章典史序

閩粵雖僻在海濱而近世固已爲聲名文物之地然頗聞泉州之俗猶未能盡革其舊故其民或多誕幻而僻陋豈其風氣之獨然乎哉予以爲人之性皆同苟先有以厚其生而道之以禮其誰不悅而從之豈若庚桑子所言雚蠋鵠卵然不可得而終化也夫民俗之轉移由乎有司有司之撫道其民由乎其親民者始自古稱縣

令爲親民尉居令之下其於民尤親也夫親於民者於民之利病俗之善惡必詳知之何則其地位之近而閲歷之真也自尉之不知恤民日暮辛螫之有疾痛患難而不以聞于上於是乎民之情皆障而不宣上之人雖有善政以德民亦壅而不究有以承乎上有以宣乎下尉之係於民者不小也永春於泉州爲屬邑其民俗盖可知矣凡邑自令以下必貳之丞簿而後尉屬焉永春獨以尉佐令而不置丞簿尉之責又加重焉矣位之近民也責之加重於他邑也而其民俗之不易於化且理也非得夫通敏之才而能盡心焉者其誰實堪之章君

本浩通而不滯辨而能斷固吾所謂其才也誠於是乎加勖勵焉而盡心以勞其民則於所以宣下情而布上德者必能曲暢其方不待乎予之言也請予言者某咸欲以重其行而期待之云爾

送徐惟靜進士出宰上海序

古之愛民者惟縣令之重縣令與得其人是家置慈父於天下也而又何患乎令之於令非不慎且重耳矣然而環百里之封棊跱於天下而求所謂賢令常不過數人何哉其無亦勢之使然乎法制之嚴密固唐宋以來之通患然嘗有如今日者乎哉令一邑之長耳監臨管

轄於其上者非一人而其間牽掣搖曳以撓其所欲爲
者非一事加之以嚴苛重之以不測之譴責而天下懾
恩矣其上曰有供應令從而爲之供應其上曰斂賦稅
令從而給其賦稅雖有賢者莫敢如何不賢者因之而
憤擊矣如是而望斯民之不困胡可得也曩者蘇松之
富甲天下上海松江鉅邑也今其民亦已困矣吾嘗
聞諸其邑之人曰水旱之爲之與曰非也水旱能傷夫
一歲之穫耳舊者吾邑之令居吾邑三年而吾民竭數
十年之積夫水旱之災而至於是乎於乎今之所謂民
牧古之所謂民賊也以民賊牧民而天下其孰能安之

歷者
朝廷下明詔惟苛政是去司監臨之任者復有昔時慮
[illegible][illegible]若乎蘇黎庶之困稱
天子德意守令責也徐君於上海亦尚圖盡其責哉

送陳驛丞序

于鄞陳德儀選楓亭驛使將行其族兄德章及鄉之知
厚者數輩請予以文贈予惟古之贈言將以輔其所不
及以德儀之才具徒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裕如也亦奚
以予之文為且
國家設驛使以送往迎來其間疏數低昂自有定制既

其弊也則非分踰涯無已之需索興焉骫瑣瀆烝強者攘弱者句騈至而繼集而其應之者亦將緣是以為納交之地乃欲並饜而胥悅之而將迎有所不暇矣將迎有所不暇而財力有所不能及則以其揣摩覘覦之私而陰為厚薄於其間夫厚薄之不均出於吾之意也則彼受吾厚者未必吾德其他雖未嘗薄然且心嗛之矣如是而望名譽之光以規祿位之通顯豈不誖哉迺者朝廷申明舊制括諸司之宿弊而剷除之凡過使之客干非其分與越分而應之者咸有罰玼數低昂之節著於成法粲焉而可循今之為驛使者不已易於曩時也

哉顧怙勢假威之徒不憚刑憲狼貪而鷹搏者尚或有之而楓亭則無是也楓亭在閩中去京師數千里而遠權宦勢臣之所罕到然則視他驛爲尤易矣德儀警慧而捷給於事無滯礙與人居未嘗有忤焉以是施於其職其有不優爲者耶于於德儀尚復何言哉尚復何言哉

曾叔祖母邵氏孺人慶壽圖序

吾宗曾叔祖母孺人邵氏以十二月十四日初度時新居方成宗人皆稱慶其堂頃之外姻至乎揖而進焉曰古者落宮室有頌上壽有祝今孺人初度而居適成以

親戚之好辱惠臨焉寧無以永茲慶乎於是陳公輩皆應曰諾奉圖以進圖以仙鶴蟠桃祝孺人壽也顧予而言曰圖之意子實知之請爲我演其說予曰固知諸君之意也請試言之夫慶之鍾也有自以孺人之賢而益之壽慶其有艾也乎孺人有子四人皆精銳而敏達旦夕孺人訓曰唯勤可以集事思乃前顧乃後無逸乃躬會食必戒曰唯和可以致祥懋哉協乃心志罔有後言受命而退胥勸胥勵用益裕厥貲以新是堂搆集燕宗戚以爲孺人歡茲非善教之力歟且吾宗以禮教相承迄百餘祺夫固吾張氏之所以盛今也族姓既繁而人

心不能以皆齊間或樂肆誕而懷戾嫉以耗斁于前人吾誠懼夫頹敝之不暇其何振之有孺人今年六十有八矣而容髮不渝于舊將永保康懋申慈訓于無疆以益大厥家凡我同宗之人又感而思奮勸于勤勸于睦用嗣我昔之人則豈惟宗族之幸將親戚亦與有光焉是固茲圖之意也夫諸親皆應曰然乃相與歌曰有蕡者桃于彼三韓何以為期其歲三千又歌曰維鶴在林載好其音其音載好永錫難老歌巳屬予序之

送張巡檢序

張君德成嘗筦庾於荊襄之間事旣當遷秩上于銓曹

得宰巡司於閩之北團寨鄉人相與繪承
恩圖以榮其行夫職務之難舉唯錢穀爲甚而宰庚者
在諸錢穀之司之下情不易于上通而力不足以禁戢
其下乾沒之徒狼貪而鼠竊者相環也而禁防或失則
利歸于彼而害輸于我故其職雖一歲輒代而司其職
者往往不三數月而取戾速譴以貲厥身其焉能待終
歲乎德成之官荆襄也廉慎恭勤章莫汙衊以遷今秩
殆未可以易而視也然而今茲之行吾且又爲之重焉
汀漳之地山谷峻阻草木榛荆叢生乎其間地險僻而
民剽悍一或失所則嘯聚潢池之中而莫之憚而德成

之所司者警邏之責也其將何以處此然德成旣能舉厥職於荊襄之間則其設置方畧必有優於閫中者矣憂惕以號之肅慎以肄之先機而發伺隙而動庶可以弭患矣德成勉乎哉行見褒賞旌擢之典復有加焉而所謂承

恩者殆不止如今日而已也德成勉乎哉予與德成爲通家素知其賢且才故因同鄉之贈行也序以望之

楊君雙壽圖序

吾嘗觀夫二五之交運也紛焉雜揉而不齊聚而爲物物之類不知其幾千億也其靈以秀者聚而爲人人之

生不知其幾千億也然數之相錯也不能以無戾而氣亦隨之人物之稟虧且啇者嘗多而全以羸者甚寡是故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豈惟物哉人亦有然者矣人之生以百爲期而至焉者不能千億之一故五十不稱夭六十以壽稱及於壽者十不過一二焉況同室之內牉合之親而偕及於壽百不過一二焉禮六十曰耆指使然或年則耆矣而賤且貧無子弟僮僕之奉雖其身或不免指使於人焉將亦奚樂於壽爲哉今以牉合之親遂偕老之願而不困於賤貧而有子弟之奉而得僮僕之貞晏焉惟其所使而優游泮渙怡神葆精

於桑榆之景者十不過一二焉耳吾鄞楊君德成以太學生歷寧海茶陵潞州別駕及謝事以歸紹厥先業駔儈僮役鑫(蠢)然而六子三婿諸孫若林奔走之徒稱其指使今年壽六十其配孺人鍾氏六十有二渥顏覆髮寔未可量福履之備可不謂寡之又寡者耶昔榮啓期以生而為人又得為男子而老且康雖窮寒落寞至於帶索以行猶自以為樂而歌焉况備福若此而可以無慶也哉郡判張君廷韶胥厥媚壻及君孺人之初度繪圖以獻圖以神仙之事雖頗涉於荒唐然愛之既深樂其多福而蘄筭於無窮其亦人之情也夫

贈廣齡師住持湖心寺序

梵宮之極崇麗據形勢而列海內以萬計然多落寞無聞焉而少林兜率定慧之屬非必其勝於諸剎也然歷今數百年間雖或鞠為荒榛而其名勝赫赫若在人目蓋室宇之壯偉山川之清奇不過其一方之觀而播揚宣誦愈遠而彌彰者惟文詞為然彼得夫沈佺期杜甫蘇軾之流而品題之宜乎其傳之遠也寧波郡城寺固非一然其峻棟飛甍斷壁疊絕塵市而超然秀出於鏡光之內惟湖心為勝私林泉而處都邑詞人墨客日遊乎其間然賦詠不聞而名聲不彰於列郡其故何也今

夫荒陬朴縣猶時有能言之士出數語而破江山之寂寥而可謂四明大郡無人乎哉況闍寺之擅越受於袁氏其子孫於是乎歲修享薦弗絕也袁固大族其文士彬彬輩出已足爲禪刹重況加以四明之士之多邪豈其僧好之弗至不足以致之歟抑雖有文詞不知珍惜棄而莫之傳歟夫使文暢不好文高閑不好書雖有韓公奚從而進之彼得託名不朽以爲其徒重者好之得其術焉耳予嘗出入郡城棹烟波而瞻湖心之景思一發眺其間以寄興焉屢矣今袁君廷用以其宗人合長幼卑尊咸賢廣谿師無間言且以其得住持爲賀而徵

文於予則廣齡者豈亦文暢之徒歟吾聞廣齡出鄞舊族循勤而好儒嘗主離相報國二寺陋其地徙而之湖心其尚豈荒敝振傾頹覩吾徒而加好重之心以求其道致其說而務珍惜焉則廣齡之賢也與其地之勝也膾炙人口于無窮而益廣袁氏之孝思者將於是乎在

賀何母戴太孺人壽八十序

吾四明禮重養生論賢以世世論業以安遺安而予肖時之所尚也予聞之曰世日以豐儀日以褥所以追歡愛日樂育俛仰者充溢里閭之間不亦美哉夫孝之道大矣而獨稱曾子非以三公難得一養可爲菽水承顏固

不倏八珍九噐乎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今日非唐虞之際與闔門之化覃被幽遐福履之綏尤先淑意十餘年來搢詞染翰編士夫者登堂拜母之慶多矣然六十其始七十曰稀八十則遇之尤難者也龍飛甲午萬方熙洽民物尤欣欣者吾友家何母太孺人壽登八袠八月六日其初度也姻戚屬言賀之其所謂以賢迪世以安遺後人而身際昌祺者與孺人姓臧氏世爲桃源望族幼資貞靜爲郡伯默菴公所鍾愛及歸碧泉君承事衡州撿府舅姑孝敬之恭不爲官儉所間殆年踰耆艾而耳目精明步履𨅝健裁剪工緻如常時雖

稟受之隆亦勤修所致也訓廸三子長曰槐以業儒重於縉紳仲曰相需選吏部榮進有期季曰桓以繪事著稱不屑市隱皆不假豐腴而卓然自立教之所成也子賢親順又何歎哉孺人爲封君戴茂軒之姊友愛同氣之篤視古有加士夫稱重久矣今戴門諸桂森森金紫輝映同躋壽域之大尤爲何甥之歆仰景慕其興未艾不獨宋之專美也孺〻取君子又何求耶併書以爲賀

贈孫性之星士序

予山林人也素不知問吉凶事然每星術士及門亦引而與之言性之蓋尤可與言者夫造化之於人各有定

命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定法定法之不守骩骳焉以自辱者不知定命故也今世人平居時孰不曰有命有命及至臨小利害則輾轉萬狀或數日不能決何如而信者之難耶有如孫性之於未來事萬言萬中人之定命不亦可以灼見無惑矣哉畔援歆羨亦竟何益故曰命者所以輔義也斯人言果可以輔義也雖術數庸何傷

送王天宇之嘉定序

進士王君天宇拜嘉定令將行鄉大夫相與餞於都門而予為之言曰夫王君而知天下之事所以成乎哉

天下之凋敝至于今可謂極矣其故出于天下之人憚於振舉而依違玩愒以苟容其身天下皆苟容其身而已也天下之事惡得而不壞也士平居無事談道理感世故辭氣偘偘若將無所避於世一旦庶務加於身紛揉叢脞處之方不暇而又形勢迫其外利害禍福怵其中則爲之苶然而自惟日向之所言果皆未更事之迂談而無所用於今之世也乎事未及交而其身已墮於坑塹崖谷之間而不自覺茲固人情之常也人病不自信而信人自信則無所畏於外無所畏於外而後必爲吾所欲爲天下皆必爲吾所欲爲也天下之事之所以

成也周茂叔爲南安轉運使王逵欲殺人茂叔爭之不得則慨然置手板委告身而去曰殺人以媚人吾尚可仕乎哉逵卒感悟而至於今稱茂叔之賢不衰彼其利害禍福形勢不足以動吾也故卒以得志然此何必古人今固有爲吏於外與令之所最畏者抗而不從其

而卒莫之罪名聲動朝著爵位因之而通顯者蓋事之方來畏之則若泰山之壓於前而不敢支不畏之則曾不啻飄風之過目也令之難爲者莫縣令若矣縣令之去民甚近而管轄於其上甚衆所謂庶務之叢脞形勢利害禍福之怵迫常有之非夫能自信而無所畏也

者其孰能勝焉且縣令三年而績成進則爲臺諫臺諫與

天子抗可否於殿陛者也今曾一資級之加於我者而畏之不暇而望其能犯天子之怒而不顧彼且惡乎敢哉王君通而敏精而博其於庶務無足言者矣至其志氣之強毅尤爲不可及每與論及世故則毅然而奮盖真有志於成天下之事者也能自信無所畏於外者也不苟容其身而已者也行哉行哉吾將於嘉定乎卜之

贈徐元統序

昔在唐虞敷言試功而命之車服降自秦漢貪功黷武

海內困斂財用不繼於是募民輸粟錫賚而寵嘉之以
風示天下我
國家稽古建官亦唯士功言之試罔有他徑承平日久
文熾而繁弊藏匱耗始
詔民納粟授散官又其後也位諸庠校士能輸粟者陞
諸大學注諸銓曹而任以事乃者饑饉荐臻兵革之事
東弭而西作輦載以餉者轂擊於道豪奢侈麗日益甚
工役繁重罔有藝極冬官卿莫可如何乃疏以請曰民
間俊秀有能慕義不私其貲而公家之慮輸粟若干石
錫之冠服俾司

諸王府膳

上曰可於是吾也援例者數十人而徐君亦　統與焉夫

士研精淬志脊書以思可記數[illegible]數千家操

觚屬文硉硉於席間[illegible]後庠

朝廷車服之肅然猶有數[illegible]蒞童

而從事白首而不沾一[illegible]捐其貲

所循於公帑者幾何而遂獲從[illegible]亦易矣哉

將焉所勉以稱是乎或曰藩王左右自長史以下職任

承獨其責爲難若膳宰所掌亦惟死生鱻薨修刑臙胖

體名肉物於羞食飲之辨設薦饋獻之儀須賜之數變

亭贊之節如是而已是其責固專而易稱而又奚免爲

予曰不然凡受一職之士引而致之果孰爲可易者昔

屠蒯之宰膳於晉也以耳目之官不供其職與君之失

令爲己罪其言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

出令師曠嬖叔之徒甘受罰而不辭而晉侯亦爲之去

外嬖錄荀氏後焉是其可以爲易乎哉且杜舉之爵至

於今夫人能傳之而予獨未之聞邪矧夫贄御有繇古

之制也則夫懋贊王休以裨我

祖宗睦親之治者將於是乎在庸可以爲易而忽諸元

功[illegible][illegible]欽然再拜曰吾知勉矣廼爲之序

送戴君省祭南歸序

戴君宗表既竣事于京師將歸省祭鄉之同事者數輩繪金弼承恩圖以贈而請文于予夫錫予之恩出于君上者輕重數疏繁簡不同而莫或可以易得也其得也不易夫然後人以爲榮故雖一冠服之賜不輕加焉以爲天下勸制也今之從事于鄉有司者皆掄而入焉夫掄而入其才必有優于人者矣於是乎稽載籍精文移錢穀刑獄出納輕重必通其數嚴其節有問焉則以應有命焉則以承其才不迨者孰之行不檢者孰之是故獲竣事于鄉有司而登進于京者纔三之一焉事于京

師又數年而後成其能以勤恪遷讁終膺冠服之榮而注選于天曹者纔五之一焉是寧可以為易乎哉人情慝得而不榮之也耶戴君端且重愨愼而靡始專事於都閫而來京師所至輒治其獲膺冠服以歸而稱慶于親壽且康之年非幸而致也抑今之歸也又數年且

有官守之寄而君之祖先宗屬以祿位聲業通顯于時者甚盛君其思今日之榮我者誰之恩耶被其恩則思酬之益勵厥修懋他日之樹立以求無忝乎前人而継美乎宗族則

上之所以榮君者寧止若今日而已耶君予族姑夫也

而戚氏於予族相去咫尺且世爲通家故予於君之行
特書圖之上方而重致望焉

至道九老圖序

國家建極錫福於天下百五十年士之沐膏潤而備福
釐往往見之其最多且盛則莫予鄞若也鄞人業進士
一舉數人至十人極天下之郡邑希儷焉求其祖子孫
三世繼舉美而彰盛而傳者則莫金氏若也丹山公承
先翁兵部公之遺訓揚厲二十餘年而致政致政十有
九年心不希榮祿口不談時事而褒崇之誥及焉蓀光
怡神壽且七十矣而筋力精強壯夫不逮其子文甫復

以兵部副郎得告歸省一時福履之備又莫吾丹山公若也予每出入吳中吳中公所嘗爲令處也往往於大夫士得愛徵焉其爲御史歷按雍齊維揚之墟所至鋤頑滌汙吏民畏悅守公江著善政聲聞日益起駸駸向用賴以守正不阿爲逆瑾所忌逮繫詔獄至於擴擯無所得僅免不測而公竟浩然歸矣公誕期五月六日先期一日親交以至道九老圖爲壽而徵說於予夫李明遠羅相與張好問輩爲會合京師隱顯士得九人焉而當時稱羨以爲盛事吾鄉之大夫紆朱橫金碧白林泉之間亦既九十其輩矣至於履素以老而可與游好者

又未可以一二數也而公於其間俛仰優游而壺觴是娛豈不足以益貽
國家涵煦之澤而衣冠盛會亦惡可少哉且明遠之徙延州也將治生以老則所承藉於先人者豈得優裕如公而公所施為鬱未及發者又將於文甫乎寄焉滋至之休又奚啻今日焉止哉夫古昔盛事必有傳述以貽示于後矧茲會也惡可無文以張之

金璧故事序

天地其寶藏乎吾人其寶之至者乎五行之精於人乎鍾焉故人於萬物為秀而最靈自生民以來其間蘊之

爲德行措之爲事業瑰奇卓犖精純粹美燁耀乎簡編而鏗鏘乎諷詠足以陶鑄吾心磨礱吾心者惟吾所取而無窮焉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聖賢教人不金璧之畜而欲其畜前言往行者天下之寶在此而不在彼故也且夫金璧可以飾器而不可以飾身君子將器之重乎將身之重乎古之人有擲璧揮金而於前言往行則孜孜焉求之惟恐其遺其歛而畜之也汲汲焉如弗及彼誠知所寶焉故耳修山林景平攟摭傳記琢爲詩律而繫之事爲事凡二百餘古人之嘉言懿行固未足以盡而關于倫彛日用之要且切者亦得